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X

譯正衆社・著倫 拜

隱 該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X

該隱

譯者：傅雷

一九五〇年五月印行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該 隱

著 者 潘 譯 者 發 行 者 發 行 所 分 銷 處

聯 營 書 店 上 海 · 北 京 · 漢 口 · 廣 州
上 海 北 京 路 七 四 弄 三 〇 號 二 樓
文 化 工 作 社 章 秋 繁 正 倫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版 初 週 月 五 年 〇 五 九 一

編 號 [獨 052] 印 數 0001 — 1500 譯 者 : 校 對



拜倫爵士

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於倫敦荷爾斯街。一八〇七年發表初期詩作於紐瓦院，同年出版『優遊的日子』。一八一二年發表『查爾德·哈羅巡禮記』前二章。一八一三年：『華爾滋舞』，『遮維爾』和『亞巴斯提的新娘』。一八一四：『海盜』，『娜拉』和『給拿破崙』。一八一五：『希伯萊歌曲』。一八一六：『可林斯的圍攻』和『巴力西娜』。一八一八：『別甫』，『馬才帕』和『唐·瓊』。一八二〇：『曼麗諾·弗里洛』和『但丁的預言』。一八二二：『華爾諾』，『變形的殘廢者』，『天和地』，和『裁判的勾當』。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死於希臘西部的密梭倫敘。

近代科學告訴我們，人來到這個世界並不具有一種性質好像一張白紙，等待我們可以選擇寫在上面的任何銘言，但帶着我們的祖先一道在我們的腦和血裏。我們繼承各種意向，且易於再創造它們。遺傳和環境的法則限制整個生命。假使如此，這必須承認，沒有比拜倫一生的環境更不幸的事了。他的父親是個敗壞的浪子，

他的母親是一個天性粗暴和脾氣乖戾的女人。還是他母運的習慣，嘲笑他的殘廢，又給以寵愛。她有一條滿是辛酸的舌頭，和一雙急於打人的大手，還對於一個天生最驕傲和最易感的人所慣用的手段是暴力和愛情的交替進行。對於這個可憐的女人有一些事情可說：她荒蕪的丈夫化光了她的財產，只爲了錢和她結婚的，就留下她過着困苦和孤單的空虛生活。絕沒有好影響落在拜倫的童年時代。他唯一回答他母親脾氣的發作是一陣沉默的憤怒，這常使她驚嚇，變得溫柔，溫柔對他正像她的野蠻一樣討厭。於是，這孩子，充滿強烈的感情和不屈的驕傲，在那些惡劣的日子中，開始大學生活；這也不足爲奇，他立刻成爲該大學值得自傲的最放蕩一羣中的首領。他一心幻想，同樣地偏於抑鬱，敏感到非普通人所能了解的程度，喜愛一切運動，但礙於他的殘廢，無法奔跑；他又有一個輝煌，強大，深銳的想像力；他易受好或壞的影響所支配，然而充滿驕傲，完全不健全的在它過分的時候；一旦當他下了決心，絕對堅強，且有不能克服的意志——對於這一類年青人，最仁慈者又能預卜他有什麼將來？這個將來正是這種天賦所示的將來。十六歲的孩子和三十歲壯年人中間的區別是好的性質減少了，然而壞的性質却已成熟。驕傲，偏強，病態的

敏賦隨着歲月而增加；不易於受較好性情的影響，當他自己的天性發展它自己的意志力和個性時，而那被發展的個性又變為一股力量，用它自己傲慢的魔力征服別人。

將近成年的時候，拜倫醒來，發覺他自己出名了。什麼是他名譽的來源？首先，天才當然應享盛名。他把完全他自己的強烈和熱情放入詩中。他自己天性的所有力量，和它所有的弱點，也都被解釋在他的詩裏面。沒有詩人更不害怕的把他自己注入他的作品。他以完全的自知寫作；他使大眾成為他最秘密思想的知己。從某方面看，他沒有緘默，沒有自敬；他將自己投在大眾的同情上，把他所有的苦難都倒進他們的耳裏。他這樣做，用一種語言，有着無敵的力和美。他說着非說不可的事情，用一種強迫注意的勢力。他不大關心他詩句中單純的構造巧妙，他的內心滿載以情緒，他傾吐它以一種排山倒海的形勢。他給予衆人的詩是非常個人的詩。他所描寫的每一人物就是他自己；在各種偽裝之中，而這種偽裝不會騙過任何人的。從未活過一位更不戲劇的戲劇家。他造了一個傀儡，努力使它動作，但是沒有用；在第一景結束之前，傀儡常常踢在一邊，這就是拜倫自己在訴說故事，關於他的驕

傲，他的過失，他熱烈的希望，和無窮的失意。他不但解釋自己，但在相當程度也解釋他的時代。舊秩序毀滅了，空中充滿了革命。一點也不憐憫人民——因為從未活過更驕傲的貴族——他抓住人民說不清楚的呼喊，而把它說了出來。他寫作就用那蔑視，那兇猛的情怒，那不顧利害的反抗一切事物的傳統秩序，這種反抗在喬治第三末期，和攝政王不名譽的時代，正沸騰在千萬人的心中。恰像史維夫脫為愛爾蘭人民盡力，但蔑視他們和他們的頌揚一樣，拜倫也為人民盡力，但看輕他們；恰像愛爾蘭人民崇敬史維夫脫一樣，英國人民也崇敬拜倫。他的著作在出版的第一天就賣去數千冊。它們是學生的安慰，主張民主政治者的鼓勵，女筆生祕密的歡樂；它們為貴族和窮苦的學徒，社交婦女和同情的女衣匠，無神論者和監理會教徒，以及各階層人士所閱讀。英國人愛好辯論，拜倫就和『評論報』筆戰，對方是一羣嚴肅的批評家，他們的話一直被視作米底亞人和波斯人的法律，社會的公正，傳統意見的律令，皇帝和朝廷的聖旨——然而人民向他歡呼。總之，他成為人民的偶像，每一放縱，每一行為和意見的大胆急切地給予寬恕，給予這樣一個人，如此年青，如此勇敢，如此著名，又是如此顯赫地受上天的賜予。

其次，我們必需談到拜倫自己形體上的美。除了跛腳，那一個可怕的例外，是他肉體上劇痛的針刺，他有阿道尼斯的面貌和形像。這面貌和形像是放在豪勇風度的最精美的模型中鑄造出來的。有人說他的臉孔好像一個純雪花膏石的面罩，裏面點着一支大燭光。相稱的頭，蓋以密集成球的卷髮，好像一個希臘神的頭。他的優美不單是形體上的；還有使他出名的態度上巧妙的魔力。他是一個完善的演員，他常竭力使驅策他自己寫作的絕望的悲傷人格化。當然，社會屈服在他的足下。他是衆目所視的對象。在他周圍有一股歡樂放蕩的香氣，這是可愛的對於許多女人的心，它們會顫慄於承認這種感覺。拜倫不得不悲痛行爲的錯誤，這些錯誤都是真實的和偶然的，但他常喜誇張他自己的放蕩，他求援天地證明他放蕩，這不是他的過失。他從未遇到過真正愛他的心，或者他碰到了，又像小羚羊一般，『它憔悴而天逝了。』萬物反對他，命運以殘忍的憤怒追逐他，這種態度在一個普通人只會顯露他的可笑；但我們必需記得拜倫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當這舞台式的放蕩，這鬧劇式的失望，這熱情的悲傷，由一個具有奇異的形體美的人用一種勢力無比的語言給以解釋時，就不難了解這個隨表現而來的成功，或歡迎完善演員的喝采。

因為拜倫在他所有的文學作品上，投射這樣深刻的他自己的影子，以致我們不得不對他的生活情況和特性要有充分的認識。由他的作品在心上所生的影響是什麼？這是一個強烈而不健全的光彩。它們在鵝上留下惡劣的滋味。一種病態絕望的污點留在他寫的一切作品上，而且在他寫的許多作品上，還有道德墮落的更壞污點。沒有諷刺家勝過了他的，在他諷諷的銳利上，沒有辯論家勝過了他的，在他痛罵的暴烈上，沒有幽默家勝過了他的，在他想像的奇異上，任何時代沒有作家勝過了他的，在剛勇的明達上，他能把它表現出來，當它如此使他高興時；然而在一切作品中，流過它們，有一種惡劣自負的成分，一種對德性的蔑視，奇異地和對於罪行表示懊悔的憎厭結合一起，一種永恆的痛苦和憤世嫉俗，在心上留下最不快樂和最危險的沉澱。真的，拜倫是一個偉大，然而病態的天才。他的個性缺乏道德的凝聚力。他是衝動的孩子，永不知覺更高的理想，但常被更低或最低的所指揮和管轄。他的詩是他生活的真正反映。他永遠犯罪，而且爲了他的罪惡譴責別人。他活在酗酒放蕩的時代，他比任何人喝得厲害，活得更放浪。他彷彿永遠不知道一個好女人似的。他對於婦道的觀點，從無情的肉慾來看，簡直是野蠻的。女人天性的純

潔和義俠對他是不存在的。只有內心清淨的人們不但看得見上帝，而且看得見相似上帝的事物，也只有內心清淨的天才爬上了事業的最高峯；但對拜倫這種高峯是不可能的。對於罪行的苦惱擾亂和毒害了他的天才。他曾經遇到的女人純潔的唯一形式就是缺少同情的純潔。這裏，無需捲入莫衷一是的爭論，關於拜倫和他太太間的關係，但是很清楚，米爾班克小姐是拜倫最不應該和她結婚的女人。她是謹嚴的，拘泥的，冷淡的；而他是熱情的，衝動的。一個生活像拜倫的人，假使他受感化，只能用最忍耐的同情，最審慎和細心的周到感化他。但這種才能，不幸拜倫夫人只有一點。弗蘭目，拜倫的從僕，說過任何女人都能控制他的主人，除了這位夫人。她用冷淡激怒拜倫是無可爭辯的；而他待她很壞也是同樣的明白。但此外就沒有憑據了。由畢珠·史托太太生動的想像編造出來的核驗和可憎的怪誕再次被人駁斥，應受可恥的遺忘。毫無問題，拜倫是一個壞人在他對女人的關係上，但他不是像史托太太所設想的那樣壞的人。我們需加注意的主要事情，在我們企圖在詩上估計拜倫的重要時，就是他的生活絕對染遍了他的作品，就是那種生活是一長串的災難，放蕩，和過失，因為大部份受制於他天性較低級的本能，更為加重由於不受約束的感

情和未經訓練的慾願所致的通常結果。拜情自種其因；在他的詩中世人亦受其果。

這許多有關拜倫道德方面的價值，每一公正的批評家不得不加承認。天才是社會許可的放蕩者這個托詞是拜倫永遠所炫示的，但這個托詞却被這民族普遍的清醒本能地予以否認。關於拜倫，像關於朋斯一樣，我們必需意識天才並不比笨貨有更多本來的權利打破道德的律則。真的，更有尊重它的必要，因為，正如天才是智慧最高的流露，所以它的榜樣該是靈魂最高的顯示。每一天才應附和密爾頓宣稱：「我不是這樣一個人，用行為的殘缺侮蔑感情的美麗，或用奴隸的做作侮蔑自由人的格言，但以上帝的仁德保持我的生命清白。」然而，留下拜倫的生活問題不談，什麼是他詩的特點？它們放是卓越的力量和想像的大胆，風格的壯健，思想的強烈和表現的有力，很少英關詩人同他對抗的。他不大玩弄幻想；倫以想做取勝。他的詩句有博大和高貴的運動，用使人興奮的自由感刺樣心機。他不是一個思想家，但他不知覺地領會並吸收當代的新思想，而給以勇敢的表現。倫做了許多事情加速舊制度的毀滅和新制度的誕生。他像一陣風暴掠過歐洲的人心，用風暴的語言發表新

的思想，那時，這些思想正要解放和表現它們自己。說拜倫是一位偉大詩人是不夠的；他置身於最偉大者之列。這是時髦，如今都輕視他應得的權利；馬脩·安諾德和史文朋兩人指出他用韻的鬆弛，和他不懂音律的構造。這樣做是容易的，拜倫志在力量，不在技巧，而且技巧在那時比我們這個時代較不苛求。他疏忽地寫作因為他不大關心當時的批評，反而和它作戰。但因其人不懂音律的構造，他做得非常出色。他獲得歌德的稱讚，在當時取得影響最高的地位。在他那時的作者羣中，只有他和司各脫同享歐洲大陸的盛名，而他的盛名却完全超過司各脫的。直至那時，英詩是與世隔離的；然而他舉起它流佈世界。在想像上巨大驚人的影響，很少有人勝過他的。什麼樣的圖畫寫得出一條瑞士的冰川，當早晨霧幕捲開的時候，在描繪的真實和想像的大胆上，能勝過像這幾行詩句的呢？——

『大霧滾沸在冰川的周圍；白雪

迅速捲升起來在我底下，像硫黃，

好似從顫動的深淵泛出的白沫，

它的每一浪潮打破在如生的岸上，

堆滿可憎恨的東西，像卵石！」

就在像這些幾行詩中，拜倫的強力看出來了：就在像這種詩的力量中拜倫在各時代偉大的詩人間取得了地位。

拜倫生命的最後幾章每一個人都是熟識的。他在意大利的生活是一個深深的恥辱。雪萊講過，那時希望於拜倫的最好事情便是他可能遇到激烈的暴死。但就在這道德墮落的時期，他的幾部最不平凡的作品寫成了。就在意大利他寫出唐·璜，世所鮮見的最巧妙書籍之一；最愛戀和最驚奇的書籍之一，但也是最不正經的書籍之一。接着爲了希臘獨立的緣故，突然爆發了愛國熱情。這好似拜倫，畢竟，會戰勝他較低級的自我，在中年時期開始一個服務大眾的嶄新高尚的前途。但未成功。在一八二四年，四月，十四日，致命的發燒在密梭倫襲擊他。在十九日，最後想起他的夫人，她的姊姊，和他的孩子，他死了。像一陣傷心的突襲，這新聞傳遍了世界，「拜倫死了！」但尼遜，幾年以後，說道，「拜倫死了。我想整個世界都完了。我想對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過去了，都完結了——其他的事都沒有關係。」「有人把它告訴我，」卡萊爾夫人說，「在一間擠滿了人的房子。假使我聽到了太

陽和月亮跌出了它們的規道，也不會給我更驚呆的感覺比之這簡單幾個字「拜倫死了。」」雪萊夫人，她知道他關於最壞的一面，沒有一點兒愛他的原因，在噩耗傳來驚惶失措的那時她寫道，「美凝聚在他的面上，力發射自他的眼中。我認識他在他盛年的時候。我能忘掉我湖上的旅行嗎，當他唱着太洛爾的聖歌，他的聲音和風浪是一致的？我能忘掉他對我的注意和安慰嗎，在我最苦痛的期間？決不！」即使拜倫夫人召來弗蘭且，也被熱烈的悲傷所征服；但是，依我看來，還是「完全難恕的」。那確是輿論對他的一般態度：惋惜的，但是難恕的。希臘會早已埋掉他的遺骸在修西厄斯廟裏；英國却拒絕安葬它們在威斯敏斯特中。希臘諸城市爭取他的屍體，但他出生的國家却轉身給以漠視。所以在哈克納爾，沉靜的墓地中，一八二四年七月十六日，他不沉靜的泥身最後找到了安息。

在勃郎寧夫人的詩人大觀中，她用完全驚人的辭句，簡單、真確、和美麗、描寫古今名詩人，沒有更適當的詩句比那描寫拜倫的：

「可憐驕傲的拜倫！憂鬱如墓，

辛辣如生；他勇敢而困苦，

顫抖的，他那隻投槍標的手。」

勃郎寧夫人這種詩人的心腸對拜倫所感到的憐惜將是世人對他卓越的感情。在他身上有許多是完全可蔑視的——他的虛榮，他輕浮的氣鬱，他的粗糙，他的自私，他的虔誠對於什麼被寫成那最古式的和君子般的惡德——貪婪；但儘管怎麼說，怎樣做，拜倫却高度地引起世人的同情。在我們給他苛刻的評判以前，讓我們考慮到他的生活環境，而且記得不管我們用什麼標準測量，將來還是要再被估計的。

譯自陶森著英詩的創造者第四章第三五至四四頁。

該隱譯後

拜倫寫該隱開始於一八二一年七月十二日，那時他住在拉文那，全劇完成於九月九日，十二月間出版。這並不是在一時暴風雨般的感情爆發下執筆的，如拜龍的囚徒那樣只化一夜工夫，乃是長期沉思的成果；這對他那樣急性的人物是一件艱巨的工作。法國傳記作家莫爾華在拜倫傳中說：『該隱是他所有劇作中最有啓示性的一個。從少，這最初的命定即犯罪以前爲上帝所處罰的人類這個主題就縈擾於他的心中。』當一個蘇格蘭女僕把聖經中這段敘述該隱的故事談到上帝拒絕收受他的祭禮時，莫爾華描寫他當時的表情道：『小拜倫以熱烈的焦渴傾聽着。』這故事一直留在拜倫的心裏，恰像直至把它寫出以後將永遠留在讀者的心中一樣。

全劇以人類的祖先向上帝獻祭開始，亞當和夏娃一家人對耶和華都有所頌揚，祈禱，和感恩，縱使他們已被逐出了樂園；只有該隱卻默不作聲，因爲他懷疑上帝，心裏有着許多問題：爲什麼要祈禱？爲了生命嗎？生命會不滅嗎？爲什麼被趕出